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

朱玉琪

带泪的维纳斯

I247.5
3390
3

带泪的维纳斯

朱玉琪

BK92702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

B 570707

责任编辑：仵 九

带泪的维纳斯

朱玉琪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郑州市经五路16号）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9.875印张212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册

ISBN 7-5400-0124-0/I·114 定价3.25元



作者近照

吕振海摄

第一章

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昨天那么遥远。

1986年，一个春寒料峭的薄暮，上海的南京路上，行人似织、车辆如流……路两旁逶迤连绵的高楼大厦上，那成千上万面霓虹灯广告牌，喷射出光华夺目的烈焰：凯歌牌电视机、航天牌电冰箱、红灯牌收录机、蜂花牌液体香皂、凤凰牌女性系列化妆品……于是，大都市斑斓、迷离的夜生活又揭开了帷幕，一切复又沉浸在线条、色彩、音响的变幻之中。

……灯的海洋、人的潮汐、车的洪流、迪斯科的狂涛……组合成东方大都市特有的韵律。

如果说，市中心响彻着八十年代激越的时代旋律，那末，仅仅一墙之隔，在闹市区最大的绿地——人民公园内，此刻，冷月当空、疏林横枝、寒风砭骨，呈现出一幅恍若中世纪寂寥、宁静、萧杀的景象。

踏着“毕剥”响的枯枝朽叶，有一双穿旧皮鞋的脚正不安地来回踱蹀。柴春浩正心急火燎地等候他心中的维纳斯——肖琴。

今天中午，是肖琴打电话给柴春浩的。

“喂，是小浩吗？我是谁，你猜！”

柴春浩一听这种娇滴滴的语调，就知道是谁：“喂，我猜不出呀！”他故意这样嬉弄地回答。

“我是你的外婆。嘻嘻嘻嘻……”

“好，小琴，我来教训你。”他的心头上流淌着蜜糖。

“喂，小浩，今晚有空吗？”

“有……空，干啥？”柴春浩本来打算下班后去市文化宫参观市职工雕塑、绘画展览会，现在只好作罢了。

“想你哪！喂，在老地方、老辰光等我。”

“喂喂，倒底有啥事情呀？”

“啊哟，烦死了！见面不就都知道了？再见！”这是一句毫不掩饰自己不耐烦的告别辞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柴春浩都迷失在这一句不耐烦的告别辞中，横猜度、竖估计，实在百思不解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哪个细小的地方又得罪了这位漂亮的女神呢？显然，她对这次幽会似乎并不热情。不热情而又急于一见，这难道……踱到昏黄的路灯下面，柴春浩翻起袖口看了一下手表：啊，七点三刻了。约好七点正见面，怎么……难道肖琴有急事绊住了身子走不开，还是突然病倒了？

柴春浩忐忑不安，眼皮直跳。

夜风从秃枝上呼啸着滚来，“刷刷刷……”一阵声响。寒月孤单单地窥视着他。他无端地记起李白的《月下独酌》来：“……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……”李白在寂寞中还有如此雅兴，可惜他却一点也没有。

他，二十八岁，衣着很不时髦，一件过了时的蓝涤卡中山装洗涤得有些发白。但是，方脸大眼，英气勃勃，棱角分明的面部线条，犹如海边经受波涛冲击的礁石，显得深沉而坚韧；重重的胡楂，似乎隐藏了全部思想感情；粗而重的眉毛下，一双深邃的目光时隐时现地跳动着幽幽的火花。

此刻，柴春浩的视线慢慢地抬高，透过重重迭迭的树影，朝公园大门方向焦灼地眺望，然而，除了树影，还是树影……

柴春浩有些怨恨，有些绝望，软软地靠在路灯的铁柱上，从自制的黄杨木烟盒里抽出一支前门牌，竖在表面上轻轻地叩了几下，擦亮了火柴，点燃后，长吸一口，然后将嘴里的烟和心底的气，一起喷吐出来。当正要关闭烟盒时，他倏地跟镶嵌在烟盒左侧的一位年轻姑娘的照片打个照面，肖琴那娇嗔的声音，骤然在耳边响起：

“……不许你抽烟！哼，就是不许抽嘛！喏，将这张照片贴在烟盒内壁上，要抽时，看看我的眼睛，你就会悬崖勒马！格格格格……”

当时，也在这座公园里，也是初春的夜晚，也站在这盏路灯下面，柴春浩一个冲动，紧紧拥抱住她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长发。他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又深，燃烧般地发光，那是对生活、对明天、对爱的渴望。而她，紧紧地偎依在他那实实在在的怀抱里，感到那么温暖、那么坚实，似乎只有贴近他，自己的生命才是完整的、充实的。记得那天晚上，他俩久久地拥抱在一起，深深地领略着春在大地下面的萌动，虽说春寒料峭，各种有生命的根须，却都在冻土下默默地积蓄着生长的力量。

他永远也不会忘记，是他先用自己两片灼热的嘴唇贴上去，于是，四周的一切全部都旋转了，世界上只存下她与他。她用双臂紧紧地绕住他的脖颈，用自己发颤发烫的嘴唇，羞涩地吻着他，一下又一下。他真想，真想就这样永远地呆下去，将自己的生命融进她的躯体里。

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她发现，他的手伸向她胸前，使她纤弱的身子禁不住哆嗦起来。

“哎呀，想不到，你这么坏。”她说了，心里却又忽然后悔。她意识到，自己在朦胧地期待什么。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，是那样乏力：“不……别这样……”

他默默地顺从了，似乎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、犯罪感。

她有些失望，失望什么呢？她不知道。

他捧起她的脸，深情地注视着。她觉得，他的目光，一直进入了自己的躯体内，在里面温暖着、感觉着、燃烧着、弥漫着……

这是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柴春浩总觉得肖琴的声音就像醉人的醇醪，而人呢，漂亮得犹如一尊维纳斯塑像——美和爱的化身！

照片上，肖琴果真有出水芙蓉一般的素净。她穿着一件深色羊毛衫，雪白的衬衫领子翻出来，烂漫的神气俨如一位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——天真、单纯、热情、好奇。眉毛细而挺，眸子黑而亮，嘴巴自然更不必说了，鲜红得像一颗熟透的樱桃。作为一位业余雕塑爱好者，柴春浩特别欣赏她那下巴的弧度和整个脸蛋的曲线。

呵，肖琴，我是多么爱你呀！当柴春浩正沉醉在爱的回忆中时，有人轻轻地推了他一下。

他一个惊觉，回过神来，恍惚中竟不认识面前的这位倩女。

这位倩女娉娉婷婷，飘逸出群，长波浪头发披在肩头，穿着紫色的紧身呢上衣，蟹壳青的巴拿马西裤，和一双闪光的紫色高跟皮鞋；红领子衬衫外面挂着一串华光四溅的水钻项链，腮边悬着大圆扣似的耳环。她身材修长、优美，浑身散发出女性迷人的魅力。

“你是……”柴春浩怯怯地望着被月光和树影截成黑白两半的丽人，问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你这根木头！”

“啊，小琴！你这身打扮，简直是九天仙女下凡啊！”柴春浩惊喜地叫了起来。

“没见过吧！今天存心让你开开眼界。漂亮吗？”肖琴在原地转了一个圈，两颗明眸放射出晶亮的光芒。

对于女人来说，美是一种无价之宝，是骄傲的资本。

“唔，是漂亮！太漂亮了。”柴春浩一个冲动，想拥吻她。

可是，被肖琴巧妙地挣脱了。

她柔声细气地问：“是不是等得有些腿疼？太对不起了。我有些事，一时走不开。”她的声音是那么温柔，像一阵甜丝丝的春风吹拂过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这是秘密。嘻嘻！”肖琴的目光故意望着树梢上空的那轮寒月，用一阵舒心的嘻笑来掩饰心头的秘密。她没有说谎，这的确是她最大的秘密，尤其对柴春浩，得永远保密。

“唉，你呀，秘密太多了。真叫人捉摸不透。”

“谁叫我是一个姑娘呢？姑娘的秘密就是多！”

“小琴，我不想刺探别人的内心秘密。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里，都有一小块不让任何人走进来的绿地。”

“你也有？”

“我心中的那块绿地，对你无条件地开放。小琴，因为我爱你！”

“我们别站在风口里。”她故意打岔。

“这儿，可是我俩感情的发祥地。”

“啊哟，你呀！我们走走吧！”她强忍住心头的不耐烦。

他俩沿着曲折的小径款款而行。

月光很皎洁，水银般的清辉泻在空旷的草地上；泻在泛着涟漪的湖面上；泻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秃枝上……在窄窄的小道上，呈现出明暗分明的界域。

“小浩，”肖琴的声音不大，轻盈而富于磁性，“我们是老同学了，有一件事，我早就想挑挑明了。”

柴春浩没有辨别出她话中的含意，喜孜孜地说：“小琴，说吧！我们的爱情能够经受任何考验。”

“你……”肖琴听了这句充满真心的话，反而语塞。

“小琴，我心里也有好多话，一直不敢说，今晚，我斗胆地向你表示：小琴，我们结婚吧！我会真心实意地爱你，会担负起当丈夫应该担负的事情，会帮你做家务，帮你洗被子、拖地板……”

“不不……”肖琴痛苦地呻吟了，“我不是……这个意思。”

“小琴，我们从小就是同学，情感又这么深厚，还等什

么？”柴春浩仍旧沉醉在昔日的恋情里，喜盈盈地说。

肖琴有口难张，犹豫了半天，突然有了主意，问：“小浩，还记得半个月以前，我送给你的半首小诗？”

“在！在！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贴身口袋里。”柴春浩从贴身口袋掏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、外面包有一层塑料透明纸的练习簿内页，说，“我能背得滚瓜烂熟！”

“你背！”

柴春浩以浑厚的声调，背诵了心爱人送给他的情诗：
《伤心小站》——

不知道我的人生列车是在什么时候开出了站，
只知道当我发觉的时候已经在车上，
也许每一个人都一样，
必须在喜怒哀乐之间，
历经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驿站，
去寻找爱情的归宿、生命的答案。

肖琴笑吟吟地称赞：“背诵得很不错！我曾要你接下去，你怎么没接呀？”

“小琴，我忙于自己的堆塑和雕刻，没有心情做诗，请你原谅。”

“哼，我就知道你三心二意！”

“不不，我不会……哎哟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！”

“别说了。我倒已经接下去了。你听——”

我曾经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，

停靠在一副宽阔的肩膀上，
这是我幸福的终站，
也是我生命航程中第二次启航。

柴春浩惊喜地故意问：“那副宽阔的肩膀，是谁？”

“你品味不出？”肖琴的心，凄厉地呻吟了。

“那……肯定是我了！”

“可惜你的肩膀是用烂泥或者黄杨木雕塑出来的，缺乏色彩，承受不住爱情之舟的停靠。”

“什么？”柴春浩从甜蜜中惊醒，品味出她话中的苦涩滋味，急大了眼睛，问，“这……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啥意思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青年人对待生活和爱情应该有选择的权利；不能因为是同学，或者是同一街道的邻居，或者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，而埋葬自己。”说这番话，肖琴的确很艰难，舌头不好使唤，口齿也不伶俐，但口吻显得有些高傲。

柴春浩被这番话震惊得脑袋嗡的一声，失去了思维的能力，变得一片空白，眼眶也陡地湿润了。他赶紧咬住嘴唇，努力控制住自己，低下了头。

“你……”她有些怜悯他。

“我……”他百结愁肠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我能说些什么呢？”

月光下，两条平行的身影在无声无息地移动。寒风在林中呼啸，疏枝在空中颤抖。

哦，宁静的夜！

柴春浩仰起头，痛苦地扫视一下夜空：唉，孱弱的星星，竟也怯怯地缩进墨蓝色的天穹里，闪着令人感到森冷的微芒。

他噤嚅了一下，喃喃地问：“是因为我穷？我是……穷。父亲有历史问题，死得早；妈妈改嫁后死了，我成了孤苦伶仃的弃儿……可我……有志气……小琴，你应该了解我，我……有……志气……”

千言万语，全堵塞在柴春浩的嗓门口，想挤也挤不出，想咽也咽不下去，唯有清亮的热液在无声地涌流。他倔强地别过脸，不让肖琴看出他感情的脆弱。

长到这么大，柴春浩的确没有如此沮丧过。他像所有钟情的小伙子，对恋爱看得非常神圣，只会默默地给爱增添阳光和雨露。他并不懦弱，只是太内向，将丰富的感情，包裹在坚硬的外壳里。

“我对不起你……小浩，人需要不断地选择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不想迁就现实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只是想选择一下生活的最佳位置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柴春浩没有多余的话。他百感交集，机械地迈步。他没有想到，在爱的乐章中也会出现降调，一直将她供在自己心坛上的女神，居然这么轻率地抛弃了他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，笑着跟他道别。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竟割断了他多少日日夜夜魂牵梦萦的情丝。他多么想挽救这种值得留恋的爱情，但他又能说些什么呢？他一无所有，没有一点值得

夸耀的高度和优势，没有一件值得人羡慕的往事。肖琴说得不错，她有权选择生活，有权选择爱情，有权重新开始，他无权强迫她屈服于自己。柴春浩感到一缕彻骨之寒开始在他的脊梁骨上爬动，心，也正在沉甸甸地往什么地方坠去。

肖琴不习惯这种窒息的沉默，走到一盏路灯下面，停住了步子，侧过头，似笑非笑地打量这位失恋的朋友。她吃惊地发现，他的脸在灯光映照下泛出青色；额上隐隐地浮现出条条青筋；眼睛睁得相当大，似乎快要将眼角撕裂；特别是他那颗强韧的喉结，在可怕地蠕动，显得触目惊心。

“你……别太痛苦……”肖琴的目光逃也似地闪避到一边，同情地安慰他。

“我没……啥。真的没啥。”柴春浩猛地觉得有一股热液从心头又直冲眼眶。他不愿在她的面前伤心地擦泪，便仰起头，迫使那一泓心水在关键一刻断流。

没有半句责怪的话，却比恶言诅咒更刺人肺腑。

肖琴不知怎的，顿时感到自己十分虚弱，虚弱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一阵莫名的重压迫使她从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峰巅上跌落下来。她喉头发硬、胸口发疼、声音发颤，用手捂住脸，痛苦万端地呻吟：“我……也是没有办法！谁叫我是一个……女人！”

柴春浩比任何时候都想大哭一场，但他咬着牙，从牙缝里迸出一个“嗯”字来，以最大程度去理解自己心爱人的难处。

肖琴还在呻吟：“女人……最经受不起生活的诱惑。我知道自己的……缺点，可我别无选择啊……”

“你到底发生了啥？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？”柴春浩疑

感地瞥了她一眼，心里陡地升起一阵疼痛。

“没啥。小浩，请相信我，真的没啥。”肖琴仰起了满是泪痕的脸。

“……这，你是不是受了侮辱，或者……一时不慎……失了身……”这是极为痛苦的盘问。

“我……”肖琴愣了一下，又捂住脸，啜泣，“没……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！我只是想选择一下……”

“没有人强迫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刚才怎么说你别无选择呢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别无选择。因为……因为我已经选择定另一个人，而不是……你……”

“噢，是这样。我知道……我相信你的选择是……正当的，正确的，合理的……”柴春浩用手抹了一下脸，抹掉挂在眼角上的泪珠，长叹一声。

“你不恨我？”肖琴胆怯地抬头问他。

“不恨。”

“你为啥不恨我？你有权打我、骂我、揍我！小浩，你就捏紧拳头狠狠地打我吧！是我对不起你！是我欺侮了你！是我……”肖琴发疯地捶打柴春浩宽厚的胸脯。

柴春浩却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石像，没有半点反响。

肖琴突然抱住他的身子，边哭边说：“小浩，我承认你志气、肯努力，承认你对我一片痴情，也承认我曾经爱过你……但是，我不能欺骗自己，不能凭着一时的感情而放弃应该属于我的选择权利。小浩，每一个人都在抉择生活，而生活难道不也在抉择每一个人吗？小浩，这不能怨我……人心

总是向上的……这是我反复考虑了几个月后，才下的决心。”

“我知道……我知道……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嫁给我这样一个穷光蛋，你得到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和忧愁。”柴春浩轻轻地搂住肖琴，颤巍巍地摩挲着她柔软的脊背，眼泪无声地涌出，滚落在她春季大衣上。

“小浩，你别这样说。我会记得你的，会永远记住你对我的恩情。你看我以后的行动好了。”

“还能有什么行动？你已经割断了我们的情丝。”

“世界上难道除了爱情，就没有友情？小浩，我俩从小就情同手足，你就当我的哥哥吧！”

“不，小琴。历史不相信如果，生活不可能倒流。我俩已经相爱，就好像彼此已经品尝过蜜糖，如果再去喝一口清茶，又有什么滋味呢？小琴，我只想再重复一句话：我爱你！不管你嫁给谁，我的心永远不会改变。”

“你……不打算结婚？”

“人活着，难道就是为了结婚？”他推开她，郑重地说。

“你哭了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你再亲我一下。”

“不用了！”

对于肖琴来说，这么一句冷冰冰话语，顷刻之间就摧毁了她的优越感。她感到这种声音竟会这么陌生，这么不可理解。

“再见！”柴春浩对木呆的肖琴轻轻地道别，“祝你幸

福。只要你能得到真正幸福，我是可以接受这一切的。”

两人的身影一点点地分开了，距离越拉越长。

昏暗的路灯光惊愕地注视着这一对情侣的离异。

肖琴承受不了感情的煎熬，返身朝门外疾走。

“请等一等！”柴春浩突然奔上去，说，“小琴，我想塑造一尊维纳斯像，给你作为最后的礼物，不知你肯接受吗？读中学时，同学们给你起了这个绰号，唯有我从未当面这样呼唤过你，可你不知道，我在心里何止呼唤过千遍万遍啊！我认为你是当之无愧的！”

“小浩，忘掉我吧！我实在不值得你留恋！”

“不，别说了。再见……吧！”这是一句男子汉少有的冷峻、深沉、痛心的诀别话，其中揉进了多少惊人的敦厚、同情和宽容。

柴春浩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公园浓重的夜幕里，留给薄情丽人的是一弯惨白的残月；一个难以磨灭的形象；一串无法忘怀的记忆。

肖琴目光呆滞，面色苍白，僵立在树影里，突然袭上一阵不能言状的内疚、哀愁和痛惜，过去同他欢愉的点点滴滴，一下子涌现在脑际。不过，现在，一切都无法挽回了，就如逝去的岁月不能再来一样。